

大型基建不容再拖 拉布誤港必須停止

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

大型基建工程對於香港發展影響舉足輕重，對內提升競爭力、對外強化合作聯繫。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能夠顧全大局，不要再一味唱反調、事事政治化，令香港一事無成。社會各界應發出正義之聲，抵制瘋狂拉布誤港的行為，令到利港利民的項目能夠盡早完成。

反對派拉布持續日久，導致多項議案審議遭受無理阻撓。今個立法年度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的工程中，立會通過的撥款不足60億元，所佔總撥款675億元不到一成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呼籲反對派議員「高抬貴手」，盡早放行有關基建項目，同時寄望社會各界踴躍發聲，促使有關議員正視基建項目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撰文表達對立會「塞車」的關注，指出近年社會對建造業有龐大和持續的需求，而香港建造成本愈來愈昂貴，「塞車」使得工務工程無法有序推出，建造業將可能面對「一時飽死，一時餓死」的情況，對於基層建造業工人及青年不利，甚至會影響消費和其他行業，產生嚴重後果。

拉布變本加厲後果嚴重

反對派議員不斷以拉布阻撓各項工程的如期落實，三大基建項目包括高鐵、港珠澳大橋和機場三跑道，更首當其衝，不斷被妖魔化，被形容為「大白象」工程。無限期的延誤，進一步推高工程超支。拉布不僅破壞行政與立法關係，更對香港的發展造成直接的打擊。究其原因，是反對派激進議員糾纏政爭，專門與政府唱反調，「逢政府必反」、「為反對而反對」變本加厲。反對派製造重重阻力，拖低政府施政效率，企圖製造港府施政不力的錯覺，打擊港府管治威信，這是混淆是非黑白。其目的一方面偽造假民意，為今年立會選舉鋪墊話題，另外通過不斷破壞港府與市民、香港與內地的關係，為

反對派騙取更多激進支持者的選票。

反對派拉布出於政治利益計算，但付出的代價卻要全體港人來承受。基建工程不僅與香港經濟民生、市民生活息息相關，更是香港與國家戰略對接的基礎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新一年的施政報告中，提出香港要積極配合及參與「十三五」規劃和「一帶一路」戰略，並以此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，為香港發展開拓新機遇。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專門服務「一帶一路」的措施，包括擴大網絡辦事處、支援香港專業服務對外交流合作、建立資料庫、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及辦公室等等。

各界應發聲抵制拉布

「一帶一路」作為跨國家、區域的宏大發展戰略，不僅要在各國經濟上做到「互聯互通」，更將擴展到交通、能源、文化等更廣大的領域。當中交通基建項目更作為先行戰略，可以開發沿線國家的巨大市場潛力。香港擁有完善的海空運輸與物流網絡，在商貿、金融上更具有成熟的配

套制度。現在高鐵、港珠澳大橋和機場三跑道等大型基建項目，正是進一步完善香港交通物流網絡，強化香港優勢，不斷加強與內地及世界聯繫互通的必要之舉。這些基建項目是名副其實的「吸金」工程，對香港發展經濟、投入「一帶一路」建設具有重要作用。

因此立法會應盡快通過基建工程的撥款，使得有關工程及時上馬，避免不必要的延誤和無謂超支，才是對香港負責任的作為。基建工程對內提升競爭力、對外強化合作聯繫，對於香港發展影響舉足輕重。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能夠顧全大局，以全港市民利益為重，做出正確選擇。一味唱反調、事事政治化，只會令香港一事無成、蹉跎歲月，違背求發展促和諧的主流民意。社會各界應發出正義之聲，抵制瘋狂拉布、任性誤港的行為，令到利港利民的項目能夠盡早完成，讓市民早日分享到發展的紅利。



張學修

余若薇的語言偽術令人側目

青 鋒

香港大學的「黃衛兵」發起「1·26」暴行後，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和校長馬斐森召開記者會，校長控訴和直斥學生在港大搞「暴民統治」（mob rule），主席揭露公民黨是校園暴亂黑手，學生中了他們的毒（poisoned by drugs）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氣急敗壞忙指摘李國章「含血噴人」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更反擊說「自己事發當日下午5點就走了」，以證明學生的暴力和禁錮與「自己無關」，自己並非黑手。

1月30日《星島日報》一篇文章就歎息，「『亞瑟王』（李國章綽號）不懂含血噴人和語言偽術：在上次（即去年「7·28」暴行）港大校委會開會後，學生包圍校委劉遵義太太時，鏡頭掃到余大狀在外圍，事後她已被指操控學生包圍校委。今次余大狀學精咗啦，玩到5點就離場。高人話用番大狀的術語，她就係有『不在場證據』（Alibi），

等如話『我不在場，我無殺人呀！』」

余若薇的語言偽術，恰是從日本的安倍首相抄來。日軍在侵華時攻入南京，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，屠殺中國軍民30萬人，這種罪行人證鐵證如山。當年安倍並未出世，故以他為首相的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認日本曾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拒絕認罪反省、道歉，反而變本加厲地復活軍國主義。公民黨的大狀，明明在場指揮、支持港大暴徒向校長、教授、學者施暴，卻以「提前離場」來否認，這豈非一名日軍先殺10人後離場，就否認他參與南京大屠殺一樣荒謬、無賴？余大狀學到了安倍晉三詭辯術，比安倍更無耻：因妳壓根兒就在場參與。

中國有「五十步笑百步」的典故，孟子用以比喻犯錯者狡辯的藉口。今余大狀在場指揮港大學生暴亂，又提前離場否認自己參與，就如「圍堵5小時」比「圍堵10小時」

短，便否認有錯一樣荒謬可笑。中國又有「此地無銀三百兩，隔壁阿二未曾偷」的俗話，嘲笑有人已留下盜竊證據，仍想洗脫罪名。余大狀還是讀讀《星島日報》的文章，「大狀黨成日鬧特首玩『語言偽術』，其實佢哋咁語言偽術技巧高幾班。余大狀去現場鼓動學生上陣，事先教埋路點玩，然後真人離場，製造不在場證據，一切都設計好晒，等殺完人抹埋指模先至走，安排好打官司時辯護理由。不過她以『5點鐘離場』來解答『公民黨在背後煽動學生』的質疑，又簡單咗少少，或者當聽眾頭腦簡單咗少少。」

最後，要送一首《油污詩》給梁家傑和余若薇等大狀：「一點清油污白衣，斑斑駁駁使人疑。縱然洗過千江水，爭似當初不污時？」公民黨從未成立之初就反《基本法》為自己染了污跡，至今斑斑駁駁，如何靠語言偽術洗脫得淨啊！

香港應珍惜22年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殊榮

傅 平

美國傳統基金會日前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，這是香港自1995年以來第22次獲得此殊榮，值得港人驕傲自豪，加倍珍惜。

根據基金會發表的《經濟自由指數報告》指出，香港全部10項評估因素中，有7項得90分或以上的成績，並在「營商自由、貿易自由、金融自由」等方面都位居全球最前列，總分為88.6分（100分為滿分）。可見香港能連續稱雄奪冠，實在是

實至名歸。

基金會有關數字同時也顯示，今年全球總共有74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自由度退步。這也說明，香港能不斷取勝，博得全球各地一致稱讚，順理成章地冠絕全球。

筆者認為，香港擁有法治健全、簡單稅制、有效的政府運作和「一國兩制」的位置優勢這四大因素，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，是香港能夠超越其他國家和地區而不斷贏得殊榮的主要原因。

正是由於這樣，日前全球各地有近五千家企業或公司在香港設立營運總部或辦事處，並以此作為拓展內地市場的「捷徑」。營商環境優越，外商一致看好香港由此可見一斑！這當中，自由市場原則是香港經濟發展和繁榮的基石，而特區政府維護這個經濟自由的決心是堅定的。

誠然，殊榮來之不易，本港社會各界定將再接再厲，繼續為此作出不懈努力，讓「東方之珠」不斷增添姿彩！

港激進勢力 挑起「身份認同」戰

陳少波

後政改時期，身份認同議題已經歷倒政制民主化議題，逐漸成為香港社會的主導性議題。而所謂「本土派」的一眾激進力量開始跳上政治舞台，他們自我冠名「身份認同」，假借「本土」名義，散佈「去中國化」思潮，鼓吹反內地、抗中央，不斷挑起兩地民眾矛盾和對立。

激進勢力假借「本土」之名搞對抗

香港以2006年、2007年保衛天星碼頭和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為發軔，湧現了新一波本土主義思潮。香港本土主義初興之時常以「集體回憶」為名見諸於報端，當時的本土主義思潮還帶有一點鄉土意識和鄉土情結。但隨着香港、內地兩地矛盾的增加，一股激進勢力開始騎劫本土意識，把「本土」與「排外」甚至「仇外」劃等號，原有的對鄉土的那種熱愛逐漸被淡化、被壓倒，取而代之的是怨恨和醜化，怨恨的對象從內地遊客、新移民到中央政府，內地遊客被污名化為「蝗蟲」。在經濟領域，所謂「本土派」

以香港利益優先為名，圍堵內地遊客，嚴控新移民享受香港福利；在文化領域，他們開展所謂的「獵巫行動」，醜化和封殺普通話、簡體字。2012年，所謂的「本土派」首次進入立法會選舉，「新民主同盟」的范國威、公民黨的毛孟靜以「反赤化」、「反大陸化」為口號爭取選民支持並成功當選，加上在該屆立法會選舉前夕爆發的「反國民教育運動」，以「去中國化」為號召的香港「身份認同」戰逐漸升溫、發酵。

這股極端勢力隨後變本加厲，愈發荒腔走板，在反對派內部他們狙擊傳統「泛民主派」政團的頭面人物，搶奪社運的主導權、話語權，甚至不惜另起爐灶；在社會層面，以反水客為由，圍堵打罵內地遊客，與警方公然對抗，不是衝擊警方防線，就是展開游擊戰，以此標榜「勇武」。林林總總的冠名「本土」的激進組織此起彼伏，五花八門的「本土」論述招搖過市，宣揚「港獨」者有之，叫囂「歸英」者有之，在社運活動中揮

舞「龍獅旗」有之，甚至有激進分子公然衝擊駐港部隊軍營。

物極必反，激進勢力反水客的暴力行動激起大多數理性港人的反感、厭惡，並用選票表達不滿，令代表激進派勢力的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等在區議會選舉中全軍覆沒。但是，一些持激進主張的勢力，以溫和面目參選卻搶下不少區議會席位。至於政改方案拉倒後，反對派先後推出的「社區公民約章」和「香港革新論」也正在成為新的「本土論述」基調。

三重矛盾在香港疊加

2016年是香港的選舉年，從2月底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，到9月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，再到年末的選委會選舉和隨之而來的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，選舉一場接着一場，政治動員覆蓋全年，政治議題層出不窮。

民意走向的不確定性、候選人的不確定和選舉議題的不確定性，令今年立法會選舉充滿變數。也正是因為這三大不確定性，本屆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動員力度勢必更甚往年，政治矛盾更加尖銳。在政治議題的操弄下，整個社會更加分裂、對立，兩大陣營壁壘分明，中間選民的空間和規模進一步壓縮。

開年短短數周，香港金融市場已經經歷了兩場金融整體戰，一場涉及人民幣保衛戰，一場是港匯保衛戰。經濟危機的逼近，勢必令香港的管治局面更加複雜，特區政府要謹防就業市場惡化，整體經濟陷入衰退。在經濟、社會、政治三重矛盾疊加之下，今年香港所面對的亂局更甚。重重危機為激進的所謂「本土派」挑起「身份認同」戰提供了社會溫床，他們定會不斷發酵「真·香港人」之類的身份認同議題，強化反對派支持者的「身份認同」，激化兩地矛盾，擴大普通民眾對中央的疑慮，進而搶佔立法會席位。毋庸置疑，假借「本土」的激進勢力挑動的「身份認同」政治，對特區政府、建制派乃至中央，都將是一場大的考驗。

（本文轉載自2016年2月《紫荊》雜誌，內容有刪減。）

戴耀廷的「雷動計劃」如癡人說夢

美恩

虎頭蛇尾的「佔中」發起人戴耀廷近日大力鼓吹其「雷動計劃」，呼籲「非建制派」政團、組織、參政者攜手合作，在9月立法會選舉奪取35個議席，令「非建制派」不再是議會少數，不必再任由建制派主導議會大局包括議程及重要委員會的任命。根據戴先生的分析，要完成這目標不容易，但不是不可能，重要的是「非建制派」不同力量需衷誠合作云云。

「衷誠合作」談何容易

戴耀廷身為「政治學者」，捲入政爭泥潭多時，思維卻好像「政治初哥」，與反對派利益至上、各懷鬼胎的現實脫節。他要「非建制派」「衷誠合作」，便不會從自己一手成立的社民連出走，搞「人民力量」，然後又與「人民力量」「反面」，再搞「熱血公民」的激進組織；若果范國威懂得「衷誠合作」，他便不會嫌民主黨不夠激進而帶十多名民主黨成員出走，搞「新民主同盟」；若民主黨劉慧卿願與黨內後起之秀「衷誠合作」，亦不會被後者公然批評「追不上時代」，被逼要急流勇退，宣佈不再參選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；若反對派真的可以「衷誠合作」，那麼民主黨、民協便不會被激進反對派處處狙擊，指其「出賣民主」；若黃之鋒等所謂「後起力量」懂得「衷誠合作」，亦不會覺得與反對派格格不入，不願追隨其後，而時時想取而代之，「未夠秤」便急不及待不斷發瘋要參選。

反對派從來都是同床異夢，不是互相攻擊，便是互相利用，在立法會議席的爭奪上，必定會爭至頭崩額裂，尤其是經歷違法「佔中」行動之後，大多數市民更加反對激進反對派，反對派的選民數目必定進一步萎縮，而所謂「衷誠合作」，只不過是要反對派諸公「聽聽話話」，服從戴耀廷之流只識紙上談兵的「蠶虫師爺」指指點點。但是立法會議員高薪厚職，掌握豐富資源，更可以「有權使盡」，要協調、要犧牲利益，談何容易，反對派連一個互相協調的所謂「飯盒會」都搞至支離破碎，戴耀廷的「雷動計劃」更加不切實際。

替幕後老闆發號施令

違法「佔中」行動有頭威，無尾陣，已經暴露戴耀廷不過是無勇無謀的泛泛之輩，他第一個策動「佔中」，卻是第一個「龜縮」，退出「佔領」行動。「佔中」被學聯、「學民思潮」搶了主導權，學生包圍政府總部後，戴耀廷才氣急敗壞宣佈「佔領行動正式開始」，慌死人忘記他才是正宗「佔中」發起人」。戴耀廷口口聲聲說「衷誠合作」，實情他才是最不願「衷誠合作」的人，在「佔領」期間不僅不協調，更與「雙學」領袖爭風頭，不時與「雙學」意見相左，最終包括他在內的「佔中三丑」被「雙學」視為可有可無的隱形人。

「佔中」失敗，戴耀廷不好好反省亂港之過，如今又再鼓吹「雷動計劃」，他有什麼能耐要求「非建制派」協調，不過是重操故伎，為幕後老闆發號施令，企圖在立法會選舉奪權，完成「佔中」未能達成的政治圖謀。只是反對派作惡多端，拉布流會變本加厲，令市民極度反感討厭，而且散沙一盤，要落實「雷動計劃」的大計，奪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，實在癡人妄想。

有關TSA的新建議合情合理

桂 松

負責檢討「全港性基本學習能力評估」（TSA）的一個委員會，日前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交初步建議，學界對此的初步反應總體上是較為正面的。

筆者認為，這些建議並非閉門造車的空想，而是較為切合實際的見解，因而合情合理。

合情，就是考慮、照顧和平衡了公眾對TSA的正反情緒。眾所周知，有關TSA的爭論相當激烈，一時未達共識。這個時刻，倘若貿然採取「一刀切」政策，要麼即時撤銷小三TSA，要麼強行在今年繼續全面推行，都會導致強烈的情緒反彈，無助於問題的理性解決。「建議」主張抽樣五十家小學（涵蓋學生質素各異者）參加評估，並對試卷及題目設計作出減量性為主的調整，這就避免多數的小學捲入其中，而參與評估的學生又因試題更貼近其學習能力而減輕壓力，家長的顧慮亦可望減少。由於教育局表示不會將學校的評估表現（考試成績）藉視學及教育局分區主任向校方提出，更不把它列入外評報告中，各校的壓力亦得以消除。此外，抽樣亦非強制性實施，是否參與評估，最終由校本決定，學校和家長此前的主要顧慮若仍然存在，亦可對它採取觀望態度。

合理，就是堅持了專業性。委員會的建議，建基於對TSA目標、作用和效能的肯定。TSA之所以好，在於其符合「因材施教」這麼一個教育的根本原則。在沒有比TSA更能準確了解全港學生的學習能力的情況下，若要根據學生的學業水平訂出適切的教育政策和教學支援，那就需要沿用TSA。故搞玩弄「邏輯」，指責當局未知實驗效能便肯定明年全面推行是不合邏輯，恰恰暴露其否定TSA的價值以及摒棄以專業精神探討教育專業項目的基本原則，從而墮入「為反而反」的深坑。只有將「操練潮」的根源視為TSA才會輕率地對它全盤否定。教師是專業人士，諒也不會盲從附和。

既有考試，操練有時就難免出現；若一有操練便要取消考試，恐怕考試從此便在教育中消失。如此削足就履，大家會同意嗎？操練當然不值得提倡，還須加以遏制，以免成潮。最好的方法，一是改善考試，尤其需要避免考試過多、題型和試題過深過繁，這樣可以達到考試的真正目標，又能为師生的教與學減壓。另一是監察，最好能建立一個有效的監察機制，使操練不能蔓延，更不會氾濫成災。

「委員會」當前提出的系列建議，對小三TSA評估辦法（特別是對試題的減量性調整）加以改善，無疑為師生的教與學減壓提供切實保障。參加小三TSA的學校毋須操練學生，因為此舉毫無價值。既然這是自願性的參與，操練便是多餘的了。若仍有操練，在教育局和家長的監察下，亦不難予以糾正。但願教育局、學校和家長能通力合作，來一次業已改善又沒有出現操練潮的小三TSA新試驗，未嘗不是好事，值得支持。經過這一年的實踐，當有助於公眾對TSA達至共識。



■少數激進分子打着反水貨的旗號粗暴對待內地遊客。